



杜惜冰著

第三集

中國抗戰史演義

東方書店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印

著作者 杜惜冰

出版及
發行者 東方書店

發行所 東方書店

上海北京西路一三四號

目次

第三十七回	大戰豫南中流訪砥柱	竄擾浙東日暮歎窮途	一
第三十八回	防套匯放棄黑市場	發偽鈔展開經濟戰	一四
第三十九回	爭權奪利李十羣登場	辣手狠心吳四寶造孽	二四
第四十回	月黑風高中行釀血案	林深苔密上高敗日軍	三六
第四十一回	孤軍營圍長遭毒手	中條山日寇患盲腸	五二
第四十二回	日美談判東亞兆風雨	羅邱會晤世界現曙光	六四
第四十三回	炫武力長沙再會戰	拚孤注東條初登場	七七
第四十四回	偷襲珍珠港行同盜賊	放棄夏威夷預兆敗亡	九〇
第四十五回	半夜驚砲聲滬市全陷	天堂變地獄香島沉淪	一〇九
第四十六回	白衣渡江長沙三會戰	助紂爲虐馬來陷日軍	一二六
第四十七回	席捲南洋倭寇忘形骸	漫游印度領袖竭盡謀	一四二
第四十八回	魏銳特孤軍守非島	蔣委員長遣兵援緬甸	一五六

第四十九回	反攻太平洋倭奴喪膽	空襲東京區日寇亡魂	一七一
第五十回	威克島美軍長征	珊瑚海日艦遭殲	一八六
第五十一回	小試鋒鏖奏捷中途島	勢同弩末再興浙贛兵	一九八
第五十二回	徒勞無功望梅難止渴	棋差一着失敗定終身	二〇九

第三十七回 大戰豫南中流誇砥柱 竄擾浙東日暮歎窮途

却說華中一帶的戰局，自從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日軍在鄂中襄河東西兩岸戰鬥失敗後，我軍和日軍在正面相對峙的陣線，橫互豫鄂皖三省，自湖北宜昌以北的遠安起，經荊門、鍾祥北面，沿大洪山南麓，桐柏山東麓、明港、皖北、豫東而至河南蘭封，全長達四百公里。在我軍正面的日軍，約步兵七個半師團，獨立騎兵一個旅團，獨立戰車三個聯隊，獨立野戰重砲一個聯隊，共計步兵十五萬餘，騎兵約八千五百餘，砲五百五十餘門，戰車三百餘輛，裝甲車二百餘輛，並集中空軍於安陽、新鄉、淮陽、信陽各地，約一百餘架。日寇因爲在桂南慘敗後，其他各戰場又都缺乏進展，便想在我豫南方面蠢動。從民國三十年一月上旬起，就由長江下游，向信陽附近輸送彈藥器材，並調集空軍於信陽附近，不斷向我後方偵察。一月十七日，華北空軍也向安陽基地集中，同時各地上部隊也祕密向豫南集中。到了一月下旬，集中在豫南方面的日軍，計有下列各部：（一）第三師團全部附第四師團第八聯隊，及水野戰車部隊，歸第三師團長豐島指揮，是爲左翼兵團。（二）第十七師團（久一聯隊）附第十五師團第六十七聯隊及吉松楠瀨等戰車部隊，歸第十七師團長平林指揮，是爲中央兵團。（三）第四十師團主力，歸該團長天谷指揮，是爲右翼兵團。以上三個兵團，統歸團部和一郎指揮，由豫南北犯。此外，皖北豫東方面，另有日軍騎兵第四旅團全部，附若干戰車聯隊爲一路，由毫

州向渦陽進犯，又有第二十一師團的太田聯隊，由南宿州向西進犯，尚有第三十五師團的湯口聯隊，小林聯隊，附太田工兵聯隊，及騎砲兵戰車裝甲車各一部，分由開封、通許、朱仙鎮沿黃河以北，向鄭州北岸，並沿黃河汜濫區南下。以上各路，均爲策應他豫南方面軍隊的作戰。蔣委員長事先綜合諸般情報，判斷豫南方面的日軍，將集中主力，沿平漢路北進，以求打擊我軍的主力，同時皖北豫東的日軍也將西犯以行策應，乃訓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叫他避免和日軍正面作戰，只以一部兵力在正面節節抗戰，牽制日軍主力，一部兵力抄向日軍後面截斷他的交通，主力則分由兩翼側擊而擊破他，這仍舊是打擊敵人「錐形突擊」最有效的側擊戰術。李宗仁將軍遵照了蔣委員長的指示，便積極布置，在平漢路正面，僅配置一師兵力於西北附近，主力則埋伏在預計日軍進犯路線的兩側縱長區分，充分保持着機動性，準備日軍向汝南、鄧城、舞陽分路北進時，向日軍的兩側及背後機動圍擊而擊破他的主力。一月二十三日早晨，鄂中襄河東西兩岸的日軍第三十九師團第十八混成旅團等部，先對我馮治安王纘緒兩集團軍進犯，企圖牽制該方面的我軍，以便利他的主力在豫南方面活動。到了二十五日早晨，豫南日軍開始分六路前進，計左翼三路向小林店、固城、查山攻擊，中央一路向明港攻擊，右翼二路向陡溝、槐河鎮強渡槐河攻擊。同時日空軍也協同地面作戰，對我各陣地猛烈轟炸。二十六日，日軍進至確山、邢店、高邑、泌陽之線，二十七日，更進至駐馬店、春水鎮之線。我軍的應付方略，是由在北方的湯集團軍的李軍主力，向上蔡附近機動，張軍

向象河關以南的日軍尾隨追擊，曹軍由唐河向泌陽前進，馮集團的黃軍則向南陽前進。二十九日，日軍左路在舞陽南方的接官廳、尙店、小史店附近，被我張軍攻擊，激戰甚烈。右路於上蔡、東南、汝南附近，被我李軍攻擊，展開激戰。中路日軍沿平漢路及平漢路西側北進，因我軍北撤而致撲空。這時日軍最右最左的兩縱隊，受我軍優勢兵力的打擊，傷亡甚重，尤以接官廳附近的戰鬥，日軍傷亡達三千餘。到了三十一日，日軍乃變更部署，以第十五師團的一部由遂平經上蔡左右迂迴，企圖與由汝南北進的日軍，對我李軍南北夾擊。第十七師團的主力，則由遂平、西平分兩路向舞陽方面左側迂迴，第三師團的主力，和第四師團的一部，也西向舞陽前進，企圖由北向南，夾擊接官廳、尙店、小史店。但我張軍。但我軍於日軍合圍未成之先，李軍主力已向商水、鄆城間沙河以北地區轉移，張軍已向葉縣以北地區轉移，同時我豫西主力，劉曹黃各軍，分由泌陽、唐河附近向舞陽日軍側擊，而皖西我莫軍及游擊隊則向正陽北進，並於二十九日克復正陽。日軍因對我湯集團軍的主力，沒有在他所希望的地點形成優勢兵力，反而以劣勢兵力被我軍打擊，他的側背又感受我劉曹黃各軍的威脅，遂於二月二日夜間，開始南退。當這一路的日軍南退的時候，日軍左翼兵團第三師團主力，以一部安置在舞陽、保安、安砦，牽制我張軍，主力則於當晚由方城向南陽西竄。我張軍向當面的日軍猛攻，克復保安、安砦、舞陽後，就尾隨在日軍後面，向方城追擊。二月三日，我黃軍於南陽東側沿白河之線防禦，日軍分路由南陽北側大石橋鎮向南陽、鎮平間迂迴，遂於四日夜陷南陽，我黃軍乃轉移於南陽西

側潦河西岸防禦。這時我張軍的主力，已經進出於方城，向日軍後方攻擊，曹軍已向南陽南側前進。六日拂曉，黃軍復向日軍反攻，三路夾擊，遂克復南陽，日軍向唐河東竄。當日軍攻陷南陽時，我豫南民衆因戰火蔓延，紛紛逃難，流離的慘狀，宛似一幅鄭俠流民圖，使人目不忍睹。河南本是中原四戰之地，也是我們國內最不寧靜的一塊地方，過去差不多沒有一年沒有內戰，自從國難發生後，內戰雖然停止了，却又不斷發生了水災，旱災，弄得饑饉遍地，盜匪如毛，老弱填乎溝壑，少壯散乎四方，這時經日軍侵入，在兵荒馬亂，猛烈的砲火洗禮下，更加被蹂躪得不成模樣。一切橋樑都斷了，一切有軌無軌的路線都毀了，屋子變成了廢墟，樹木變得光禿禿的，麥田不見麥，麻園不見麻，桑枝掛着破碎的衣服，平地開了許多窪沼，喜鵲隨着烏鴉飛噪，杜鵑鳥不敢來報春，農家的守門犬瘦骨稜稜的，朝着天空嚎，每個窗門都關得密騰騰的，每一座堡寨都罩上了疏瑣的烟幕。這個戰場打掃乾淨了，那個戰場又怒吼起來，平原地帶靜寂了，山岳地帶又騷動起來，豫南的山岳和河流，竟成爲我軍天然的保障。當張軍由方城向南陽的日軍追擊時，是取着散兵式的，猛撲過來，像平地引起的沙風一樣。日軍陣地在南陽的西偏，砲火像無數流星似的向這面起落，時候已近黃昏，祇見一陣陣的烟雲在荒涼的麥田上漸次增多，漸次掩蓋起來；有些地方，發出猛烈的爆炸，土屑和石塊跟着掉落下來。到了黃昏時，砲火失却了鵲的，顯得很忙亂，這一支散兵在砲火照耀當中蛇行前進，有時一點光亮閃照在他們臉上，個個容貌都顯得非常寧靜，好像在決定着這一次的勝利。夜幕慢慢的覆蓋下來。

了，夜的黑暗幫助着我軍緩緩的向日軍陣地移近，日軍的砲火已由緩而衰，由衰而停止，代替的是密密的機關槍和步槍的呼叫。夜的黑暗使日軍的步槍也失去了鵠的，牠們的怒吼彷彿是向面前數百碼內的許多黑影做着恫嚇的姿勢，同時在無代價的消耗子彈。少頃，麥田上的反響又散佈開來，機關槍又繼續密密地響着，每顆子彈劃破了黯灰色的長空，發着尖銳的叫嘯。戰事一直延長到半夜，日軍的壕塹終於被我軍攻克了，等到我軍進據壕塹時，月亮已從偏東的地平線上升起，淡淡的光，照着這一羣黑影在壕塹當中移動，他們在清檢着日軍遺棄下來的東西，器械、衣着、鋼盔、包裹、食品和屍體。日軍的戰術是奇特的，我軍剛剛佔據壕塹，立腳還沒有定，他忽然又和猛獸一樣的反襲過來，地平線上又可見到一亮的閃光和潮汐一樣向這面推移過來的烟霧。剛剛縮回去的難民，又排山倒海似的跑轉來，老人、婦女和孩子們，圍着麥田和堡寨平房四周坐臥，疲憊而且飢餓，兵士們咆哮着，叫他們趕快往後方退，以免妨礙軍事，難民們齊聲哀叫着：「大爺！大爺！我們跑不動呀……肚裏又餓……我們都願意死在這地方……我們跑不動呀！」在一個小小的礮堡後面，有一家六個人蹲在那裏，老頭子和他的兒子媳婦，兩個姪孫，一個雇工，在啃饅饅，無情的槍砲聲在猛烈地響着，砲彈落在地上開花，地皮震動了一下，他們的臉上也就跟着起了一陣痙攣。這時有兩個將官騎着馬，來回的巡視陣地，他們用望遠鏡瞧瞧西邊，又瞧瞧東邊，馬慢吞吞的從礮堡後面經過，老頭子忽的一下跳起來，扔掉了手裏的饅饅，在後面追着喊道：「將軍！將軍！我有一個計劃！我有一

個計劃！兩個將官都拉住了馬，回過頭來，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那老頭子的全身，前面的將官是短鬚髯的，後面的將官是紅臉的，那紅臉的將官道：「你說，你有什麼計劃？」老頭子在馬旁立得很端正的，略帶一些喘息的道：「咱們都是中國人，不用說，有話，有意見，全是爲着一點報効心思。鄧食其邀漢高祖於道左，鄧禹追光武帝於中途，那不用說，都是爲的一片赤誠——」前面那位短鬚髯的將官聽到這裏，有些不耐煩了，連忙攔住了他的話頭道：「着着老……老……這不是那一套兒，你別作文章，咱們沒有工夫。」那紅臉將官却耐心地問老頭子道：「你不是說有什麼計劃嗎？」老頭子點頭道：「是將軍，你聽我慢慢的說。」短鬚髯將官道：「你可快一點兒，軍情緊急，我們不能太多耽擱。」老頭子道：「咱們這地點，東有源潭鎮，西有清化鎮，將軍的大隊人馬可要駐紮在那個地點，孫子兵法說得好……」紅臉的將官點頭道：「咱们的部下正是在那一帶地方把守。」老頭子道：「從前南北朝，勦道恩不過一名馬士，尚且捨下馬芻，表明自己的志向，咱們通謀略的人，是更不用說啦，將軍若依拙見，何不由將軍發令，另外派兩個支隊，一支隊從源潭鎮再東二十多里出發，一支隊從清化鎮偏東十多里出發，包抄他們的陣地，他們的陣地不保，咱們不就可以反守爲攻了？」

一紅臉的將官點頭說：「做過了，做過了，咱們收復方城，就用的這方法。這個方法很普通，就因爲太普通，日軍如果碰到這種場合，就有許多解救的套數。他們的哨兵派得多，站得遠，情報又很快，很正確。所以如果要想包抄他們，必須用重兵，單是派遣一兩個支隊，是沒有用處的，反而有被他們消

滅的危險。有一次我們包抄他們，反而中了他們的伏兵，損折不知多少人。」老頭子說：「倘若這樣不成，咱又想到那個以伏誘敵的戰略啦。倘若咱們把大部隊伍調開壕塹，在後面一帶山頭把守，他們衝進來，咱們從兩旁給他一個猛襲不行嗎？」紅臉將官說：「不行！不行！老先生，你這方法不好，要知道我們現在是在平地上戰爭，雖說這一帶有山有樹，利於把守，可是這種山這麼小，這麼低，祇可以阻擋一下他們的鐵甲車，小坦克車，旁的沒有用。照你的意思，撤下這些小山把守，退後賺他們進來，再用伏兵從旁反襲，老先生，兄弟固然佩服你知道這些古人的用兵方法，可是現在的戰具不同了，那些方法拿來應用多半失效。他們佔了我們的山頭，你說再怎麼辦呢？用鐵甲車、小坦克車拚命的向前搜索，橫衝直撞，東奔西跑，你的伏兵中什麼用，你的伏兵祇可以打他們的步隊，不能夠打他們的鐵甲車、坦克車。等他們這樣的搜索完了，我們的伏兵已經是潰不成軍，他們的步隊再開過來，你瞧怎麼辦？你的古法有什麼用？」老頭子的頭不覺低下去了，過了一會，才吞吞吐吐的說：「咱們的伏兵當中，自然也有大砲，咱們可以先用砲隊打他們的鐵甲車。」短鬚髯的將官聽到這裏，已經忍耐不住了，連忙搖手道：「算了！算了！你下去，等會兒你們預備往後方跑好了。你固然有智謀，可惜遲生了一百年！」說罷，的得兩聲，兩條鞭同時着在馬腹上，兩個將官絕塵的飛馳而去，他們在馬上還談着方才那老頭子叩馬獻計的事，紅臉將官道：「了不得！我們這次戰爭，真是全民族的戰爭，連草野小民，也不甘藏拙，要挺身而出，貢獻蕝蕝了。他建議的計劃也未可厚非，兩翼包抄和側擊，正是

我們最高統帥所手定的抗日戰術，可惜那老頭子只見其偏而不見其全，他不知道我們這一支軍隊在全盤戰局中只負擔着一部分的任務，必須協同其他友軍動作，纔能克奏全功，現在他要我們負擔起全盤戰局的任務來，那如何能夠成功？因此他所貢獻的計劃，也就變成笑話，一無足取了。」短鬚髯將官道：「像他生長在一隅的人，如何能夠識得全局？這正所謂井蛙不足以語於天之大，他倘若知道我們最高統帥對全盤戰局早已智珠在握，有了統盤的計劃和支配，並且知道這統盤計劃是如何的偉大，那他一定自願藏拙，默爾而息，不敢再出來貢獻什麼計劃了。」短鬚髯將官的話說得不錯，我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對於豫南戰局早已有統盤的計劃和支配，而且由於他的料敵如神，所以早已掌握着全局的勝算。果然不出兩天，我張黃曹三軍便協同克復了南陽。當日軍第三師團主力竄抵南陽時，他的中央兵團第十七師團主力及第十五師團第四師團各一部，也由舞陽經象河關向泌陽、唐河南竄，企圖與由南陽東竄的日軍會合，夾擊我劉曹陳各軍。當他竄到象河關附近時，被我劉軍猛烈截擊，日軍傷亡慘重，遺棄軍用品很多。及至竄到泌陽附近，又被我陳軍迎頭痛擊，日軍傷亡甚重。至二月七日夜，日軍被我四面圍擊，乃以一部沿唐泌大道，主力沿桐柏信陽大道向信陽附近退却。我李軍向泌陽東南追擊，黃曹兩軍各一部，及張陳兩軍，向信陽附近追擊，日軍狼狽潰竄，幾不成軍。先是皖北豫東的日軍，爲策應豫南方面的會戰，與一月二十五日豫南日軍進犯同時，分路西犯，一路爲二十一師團的太田聯隊，由南宿州向西進犯，另一路爲騎兵第四旅團，附

平戰車聯隊，由亳州分三路向渦陽、汴河集、雙橋西犯，與我騎兵何軍的馬師在十字河、倪邱集附近展開激戰，另一路爲第三十五師團的湯口聯隊，由通許、朱仙鎮向黃河、汜濫區進犯，與我賀師激戰，另一路爲小林聯隊，則沿黃河、鄭州北岸西犯。這時安陽附近的日空軍也不斷出動，向周家口、鄭州、郟城、葉縣、襄城、舞陽、洛陽各城市及我第一線轟炸。一月二十九日，日軍進至三塔集附近，被我李軍攻擊，傷亡甚重，淮陽附近的日軍爲策應起見，乃向我軍左側威脅，我何李二軍遂退守阜陽、太和、界首之線。未幾，日軍以砲兵戰車向太和、界首進攻，兩地遂於二月五日相繼失陷。六日晨，我何李二軍向日軍反攻，克復太和、界首，日軍向東北退却，我軍與日軍遂回復原來對峙的局面。總計這次會戰，自一月二十五日起，至二月十日止，前後十七天，完全擊敗來攻的日軍，日軍傷亡約九千餘，由南陽退却時，焚燬汽車三百餘輛，軍用品被我軍鹵獲無算，我軍雖然也頗有傷亡，但却比日軍爲小。這時因爲世界風雲緊急，戰區越來越擴大，雖說一邊是正義勢力，一邊是侵略陣線，正義終有一天會戰勝暴力，但是似這般兵連禍結，究不知要到何年何月爲止，有心人惘然憂之。上海方面有人扶乩叩問時局，那乩仙倒也很妙，他判了八句四言韻文，每一句都是用的成語，並且用藏頭露尾體，把每一個國家的命運都用一句成語來加以概括，道是：「德威兼施，法不能守，英雄氣短，美不勝收，日暮途窮，中流砥柱，義無反顧，後來其蘇。」這裏第一、二、三、四、七、八等句，分明道着德、法、英、美、蘇各國，因爲不在本文範圍以內，所以這裏略而不論，單說他的第五、六兩句，道的是日本和中國，他批評日本爲

「日暮途窮」，而讚揚中國爲「中流砥柱」，真是十分恰當。日本這時在中國屢戰屢敗，軍事上毫無進展，政治陰謀完全失敗，國內充滿了反戰厭戰的聲浪，國際間一無出路，的確可說已經到了「日暮途窮」的絕境。至於中國，確實不愧爲「中流砥柱」。本來日德義三國，號稱軸心國，訂有反共公約，都屬於侵略陣線，不過因爲地理關係，日本在東亞，德義在西歐。這三個軸心國家無法聯結起來，而所以不能聯結，又因爲有中國在作着「中流砥柱」，阻止日本侵略勢力前進，要是沒有中國砥柱中流的話，那麼日本西進，德義東下，軸心國家得以攜起手來，這一片侵略怒潮瀾漫世界，將要把整個世界弄成什麼局面，真使人不堪設想了。閒話休提，且說那「日暮途窮」的日本，在豫南又吃了一次敗仗，一時失去了進攻目標，便像流寇一樣的在浙閩沿海一帶竄擾起來。浙東方面，日軍自從佔領杭州、嘉興、平湖以後，他的前線，西邊僅進展到富陽、餘杭、武康、吳興、長興一帶，南邊則未越錢塘江一步，大有隔江而守不復向西向南前進的模樣。我國以東南戰區，在整個戰局上，已處於次要的地位，所以把駐紮浙省的國軍，紛紛他調，留存浙江境內的少數部隊，僅夠担任前哨的防務，兵力非常單薄。日軍探悉後，就於二十九年一月，乘着漫天大雪，我軍警戒疏忽的時候，偷渡錢塘江南岸，佔領蕭山附近的橋頭堡陣地，並繼續前進，停止於臨浦、義橋之線，作爲他日後進展的基點。這一節事情，並不是作者筆下疏忽，沒有敘到，實在因爲一來國內戰區廣大，不能完全照着時序寫，只好按着事件的性質，可詳則詳，可略則略；二來做小說究竟非寫正史可比，倘若一定要記賬式的記

述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發生戰事，那就令人索然寡味了。却說杭州淪陷以後，浙東商業重心，就轉移到了寧波，寧波市面，每天一到傍晚，就呈現異常熱鬧的情況。爲什麼要到傍晚時候才熱鬧起來呢？這因爲日間要防日機轟炸的緣故。寧波人的心理，非常奇妙，起初他們以爲寧波是「阿德哥」虞洽卿的本鄉，「阿德哥」在上海灘上大有面子，日本人總得賣點面子，誰知接二連三的大轟炸，才明白日本人並不知「面子」爲何物，同時也就提高了他們的警覺性，訓練了他們一種躲避規避的逃難藝術，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不問是白晝或深宵，只要一發警報，男女老小，就會以非常機警的動作空巷而逃，霎時間逃得無影無蹤，那動作真是迅速無比。例如有一家豆腐店老闆，他的財產就是兩扇豆腐，一聲警報，他肩膊一聳，就挑上兩扇豆腐，飛奔而去，日機雖來，也無奈他何。這些無拳無勇的戰士，每一家都準備着小船，這小船竟可和日軍的汽艇爭一日的短長，久而久之，浙東一帶的民衆，就訓練成一種「目中無敵」的心理。這種心理上的轉變，對於敵人顯然也是很不利，他所慣用的恫嚇我民衆的神經戰術到此也失去效用了。這時「華中日軍總司令」已經改換了畑俊六，他到中國來後的第一步動作就是進擾浙東，日軍進擾浙東的用意，與其說是對我國作戰，毋寧說是對第三國尤其是對英美作戰，所以經濟的意義更重於軍事。四月十三日，日會畑俊六率領海軍陸戰隊在浙東沿海一帶登陸，先攻佔紹興，接着復沿浙贛鐵路西進，陷諸暨，他的先頭部隊進達義烏縣的蘇溪鎮，不久就被我軍擊退，但紹興却從此淪陷了。日軍於佔領紹興後，復進軍竄擾寧波。

奉化、慈谿、餘姚、上虞等縣，相繼淪陷，我軍乃退至四明山脈，會稽山脈一帶，與日軍對峙。餘姚在滬杭甬鐵路線上，距車站約里許的某山頂，有古蹟陽明洞一處，該洞相傳是明代大儒王陽明先生講學的地方，洞內供有陽明先生巨像一尊，而神龕的上端，有紅色巨匾一方，上書「禮義廉恥」四字，則是蔣委員長所手書，據說這匾額還是民國二十年蔣委員長巡視該地時寫了懸掛的，已經有多年歷史了。當餘姚淪陷之初，陽明洞的看守人，以為此項匾額極富「危險色彩」，倘若被日軍上山看見，必將招致禍水，所以便星夜趕製黑布袋一口，將匾額全部遮住，以防不測。果然，隔了不久，日會烟俊六知道餘姚有這個古蹟，竟帶領大批隨員前來觀光，因為王陽明先生在歷史上是很有聲譽的。烟俊六走進陽明洞，就四處仔細觀察，當他看到神龕前那塊被黑布遮住的巨匾時，便命隨從把布挑去審視，這時那守洞人在旁邊惴惴不安，一顆心在腔子裏不住卜通卜通的跳，惟恐烟俊六見了匾額旁邊「蔣介石書」四個醒目大字，要罪及自己。不料烟俊六對那匾額看了一遍，忽然冷不防的對守洞人說：「王陽明先生是我們日本人最崇拜的中國人，蔣先生也是大人物。」說完話，便命隨從把帶來的香燭在龕中點燃起來，接着，竟雙膝跪地，在拜墊上撲撲撲的接連磕了三個響頭。殺人不怕血腥氣的猛獸，登時竟溫馴若羔羊一樣，在一旁觀看的鄉民，莫不目瞪口呆，暗地稱奇不置。這到底是日會買服我民心的舉動，還是他衷誠崇拜我最高領袖的偉大人格，我們雖不得而知，但自古以來，邪不勝正，蔣委員長秉天地正氣，為我國近代一偉大人物，他的聲威所至，自足以

使日寇氣懾，從這上面也可看出中日戰爭的勝敗之數，已經不待著龜了。這時，另有一部日軍，在海門登陸，陷黃巖、臨海，我守備指揮官蔣志英陣亡殉國。同時，在溫州方面，先有一架日機在市空低飛，向海關商輪等處投下五顆橡皮丸，內中附有日海軍第五艦隊司令署名限第三國商輪及僑民在第二天正午以前退出甌江的通告。當晚，溫州全市發生了一些騷動，外輪於第二天早晨就全部開出，預定到埠的四艘外輪，也逗遛甌江口外，不敢內駛。市中重要機關除軍事機關外，也作疏散撤退準備，海關人員更是迫不及待的連夜帶着眷屬擁上外輪向香港、上海投奔，因為戒嚴司令部禁止公務人員出口，因此還串演了一齣「攔江截斗」的好戲。四月二十日，日軍登陸溫州，第二天，復由閩江口登岸，陷福州。但他對我浙閩沿海本是竄擾性質，所以除了沿滬杭甬線及浙贛線的幾個重要城市外，不久便都自動的退去了。